

印讀



讀



粵讀

作者	何文匯
編輯	博益編輯委員會
責任編輯	霍詠詩
封面題字	何文匯
美術設計	Rita Young
出版	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九七九號 太古坊常盛大廈十五樓 2565-2548
網址	www.hkchinesebooks.com
印刷	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二零零七年七月
ISBN 13	978-962-17-9356-0

版權所有，請勿翻印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釘裝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Published by SCMP Book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©

A SCMP Group's Publication

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出版

SCMP集團有限公司出版物
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多查字典

可以

減少錯讀

作者簡介

何文匯，香港大學文學士（1969）及哲學碩士（1972），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（1975），太平紳士（1987）。曾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。為博益撰寫的專書有《人鬼神》（1982）、《箴言精選》（1983）、《粵音平仄入門》（1987）、《粵語正音示例》（1989）、《香港詩情》（合著）（1998）及《粵讀》（2007）。

敘

(一)

2004年初，我和黃念欣博士在香港電台（RTHK）同時主持了兩個關於『粵語正音』和『粵音正讀』的節目。第一個是《粵講粵啱一分鐘》七十五講，從星期一至星期五分十五個星期播放。我負責星期一、三、五播出的粵音正讀四十五講，黃博士負責星期二、四播出的粵語正音三十講。同時，我們又主持了十五集每集半小時的節目《粵講粵啱聽》，和上述《粵講粵啱一分鐘》節目相互配合，分十五個星期播放。《粵講粵啱聽》設有三個環節。第一個叫〈粵有詩意〉，由我負責，旨在示範粵音正讀在誦讀古典詩歌時的重要性。第二個環節叫〈粵唱粵動聽〉，由黃博士負責，旨在指出一些歌手演繹粵語流行曲時的錯音錯讀。第三個環節叫〈翻粵歷史〉，由我負責，旨在闡釋一些源遠流長的粵口語常用字和常用詞。

2006年十月，香港無線電視（TVB）開始播映該電視台和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合作的節目《最緊要正字》，隨而掀起了談論正字、正音、正讀的風氣。該節目還在全港『2006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』第四季度調查中得到第一名，集數由最初計畫的八集增加至十九集。就在這正字、正音、正讀風氣

籠罩香港的情況下，博益出版集團向我索稿。我立刻想起了兩年前的電台講稿。知會過香港電台的有關節目監製後，我便把當年由我主持的環節的講稿整理好，交給博益出版。

《粵講粵啱一分鐘》有關粵音正讀的四十五篇講稿，修改和增補後，成為本書第一章〈粵讀求真〉；〈粵有詩意〉的十五篇講稿修改和增補後，成為本書第二章〈粵讀行遠〉；〈翻粵歷史〉的十五篇講稿修改和增補後，成為本書第三章〈粵讀懷古〉。為了幫助讀者深入了解第二章談及的詩格律，我把1998年發表在博益出版的《香港詩情》一書中的文章〈近體詩格律淺說〉放在本書附錄。為求簡潔易記，本書取名《粵讀》。

整理講稿是頗費時的工作，主要因為當時的講稿用粵口語語法撰寫，而今天的書稿要用白話文語法撰寫，所以變換語法和詞彙時要費點心力。《粵講粵啱一分鐘》講稿有必要改動的尤其多，因為一分鐘的講稿很短，沒法較深入地探討問題，所以書稿中這四十五篇的長度都增加了。最重要的是全書七十五篇的每一篇都一定引用《廣韻》的切語作為粵讀的依據。這裏我要感謝黃寶芝女士在教學之餘協助我把講稿改成書稿，韓彤宇女士和韓晨宇女士在教學之餘為我校閱書稿，以及李今吾先生擱置其他事情替我審訂書稿。這本書能趕及七月書展前出版，全賴他們助我一臂之力。

(二)

因為書中每一篇文章都引用《廣韻》和同一系統的韻書的切語作為粵讀的依據，而看過《廣韻》的人畢竟比較少，所以我在這裏說一下《廣韻》在音韻史上的地位。

隋文帝統一中國之後，領導層和士人便著手統一南北朝以來紛亂的文字和讀音。讀音方面，陸法言、劉臻、顏之推等人論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，於隋文帝仁壽元年（601）撰定《切韻》，以五卷分載四聲。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中，平聲字特別多，所以分為『上平聲』和『下平聲』兩卷。注音用『反語』，例如『之：止而反』、『林：力尋反』。《切韻》可說是中古韻書之祖，影響後世甚鉅。

唐朝開元年間開始賦詩取士，所以對讀音尤其講究。孫愐鑒於《切韻》一書『隨珠尚類，虹玉仍瑕，注有差錯，文復漏誤』，於是加以刊正增收，於天寶十載（751）勒成《唐韻》一書，『蓋取《周易》、《周禮》之義也』。可見孫愐其實是以他的韻書為作於唐代的《韻》，不僅是《切韻》的延續，而且是改正了《切韻》有差錯的注釋和修補了《切韻》有漏誤的文字。體例方面，《唐韻》仍依《切韻》以四聲分載於五卷，注音以『反語』為主，偶用直音。

到了宋初，政府以『舊本既謬，學者多誤』為理由，把《切韻》（以及《唐韻》）刊正重修。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宋真宗乃下勅賜名：『仍特換於新名，庶永昭於成績，宜改為《大宋重修廣韻》。』於是這本宋朝韻書便稱為《廣韻》。《廣韻》和《切韻》、《唐韻》一樣，以四聲分載於五卷，但是改『反語』為『切語』，例如『之：止而切』，『林：力尋切』。《廣韻》的體例，成為後來韻書的楷模。現今《切韻》和《唐韻》只餘殘卷，所以《廣韻》便成為全中國普通話以外的方言審音必備的韻書。

北方話受到外來語音的嚴重干擾，早在金元時期已經局部脫離《廣韻》系統，成為普通話的前身。元朝周德清作《中原音韻》，紀錄了北方話平分陰陽、入派三聲的特性。《廣韻》系統的入聲，分別讀陽平、上聲和去聲，當時沒有入聲字派入北方話的陰平聲。其後，一部分原入聲字讀了陰平，其他的也不斷變更聲調，於是和《廣韻》系統相去更遠。周德清《中原音韻·正語作詞起例》更識《廣韻》所載是『閩浙之音』，可見當時《廣韻》系統的音讀已隨士大夫南移了。但是北方話區以南的音讀還在不同程度上貼近《廣韻》系統，用以審音的韻書還是以《廣韻》為主。

不懂音韻的人很容易受到《廣韻》的『上平聲』和『下平聲』二詞所誤導，以為是兩種不同調值的平聲，好像後世的陰平、陽平之類。這樣理解當然是錯誤的。中古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都不分『陰』、『陽』，只分『清』、『濁』。清和濁指不帶音和帶音，並沒有明顯的音階分別。其後清變陰，濁變陽，才有明顯的音階分別。所以『上平聲』和『下平聲』在當時是絕對不會引致誤解的，一看便知是『平聲上卷』和『平聲下卷』。

近代著名音韻學家王力在《漢語音韻學》一書第二十二節中說：『《廣韻》上去入聲各一卷，惟平聲韻分上下兩卷，而有上平聲一東二冬，下平聲一先二仙等字樣。普通人很容易誤解其意以為上平與下平不同。但錢大昕引宋魏了翁云：「《唐韻》原本為二十八刪，二十九山，三十先，三十一仙。」可知平聲本只一類，不過因卷帙頗多而分為二卷罷了。』他的意思是，宋人還及見《唐韻》全本，《唐韻》的『上平聲』二十八刪、二十九山、三十先、三十一仙，在《廣韻》分屬『上平聲』二十七刪、二十八山和『下平聲』一先、二仙。可見韻部因分合而移動，先、仙二韻由《唐韻》的平聲上卷移到《廣韻》的平聲下卷，兩卷平聲並非屬於不同調類。

另外，王力在《漢語音韻》一書第四章『注一』中又說：『平聲字多，分為兩卷。上平聲、下平聲只是平聲上、平聲下的意思，不可誤會為陰平、陽平的分別。』可見王力很擔心我們因誤解『上平聲』和『下平聲』的意思而鬧笑話。

《廣韻》成書之後，韻部時有分合，不過合就遠多於分，這都在其後的韻書中顯示出來。《切韻》、《唐韻》、《廣韻》四聲五卷的體例，在宋代開始起了變化。《集韻》因所收字較《廣韻》多二萬餘，故平聲分為四卷，稱『平聲一、二、三、四』。上去入聲各分二卷，稱『上聲上』、『上聲下』、『去聲上』、『去聲下』、『入聲上』、『入聲下』，合共『十聲』。金朝《五音集韻》分十五卷（『上平聲』、『中平聲』、『下平聲』各二卷，『上聲』、『去聲』、『入聲』各三卷），元朝《古今韻會舉要》分三十卷（『平聲上』五卷、『平聲下』五卷，『上聲』六卷，『去聲』八卷，『入聲』六卷），明朝《洪武正韻》分十六卷（平聲六卷、上聲三卷、去聲四卷、入聲三卷），清朝《音韻闡微》分十八卷（平聲六卷、上聲四卷、去聲四卷、入聲四卷），雖然卷數不同，但並沒有脫離《廣韻》的平上去入四聲的系統。十五卷、三十卷、十六卷和十八卷並不表示漢語分為十五、三十、十六和十八個不同聲調。

北方話以外的方言一定要用《廣韻》或同系統韻書擬出正讀。臺北出版的《中文大辭典》每字後先引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韻會》等韻書的切語，然後注國語讀音。上海出版的《漢語大詞典》每字後先注普通話讀音，然後引《廣韻》切語以便擬出方言讀音，不見於《廣韻》的字使用《集韻》或其他韻書的有關切語。

(三)

本年初，有一位專欄作家趁著整個香港在談論正讀的熱潮，以曾與王力論學的語音專家身分出版專書，廣送政府部門和學校，反對用《廣韻》擬出粵音正讀，引起了傳媒的注意。該專欄作家提出的理由是：『廣府音韻有九聲，《廣韻》只有五聲，是故若完全依《廣韻》來轉讀，那麼，廣府話有四個聲調就要作廢。』（該書頁30）又：『廣府話有九聲，《廣韻》祇有五聲，倘全依《廣韻》，廣府話便已有四聲作廢。摧殘方言，莫此為甚。』（該書頁148）他對《廣韻》的誤解，就正如王力所指的『普通人很容易誤解其意以為上平與下平不同』，也犯了王力所指的『上平聲、下平聲只是平聲上、平聲下的意思，不可誤為陰平、陽平的分別』。其實懂反切的人一看《廣韻》便知『上平聲』和『下平聲』每一個韻部都載有現今的陰平聲和陽平聲字。『上平聲』一東第一個小韻

是『德紅切』，這是清聲母平聲，即後世的陰平；第二個小韻是『徒紅切』，這是濁聲母平聲，即後世的陽平。再看『下平聲』一先，第一個小韻是『蘇前切』，這是清聲母平聲，即後世的陰平；第五個小韻是『胡田切』，這是濁聲母平聲，即後世的陽平。他大抵以為『上平聲』即『陰平聲』，『下平聲』即『陽平聲』，才會以為中古的平聲分上平，下平兩個調類。那麼粵音九聲中要『作廢』的可能是兩個上聲的其中一個、兩個去聲的其中一個，以及三個入聲的其中兩個吧？但奇怪的是，我們用了《廣韻》近千年，為甚麼粵音聲調反而多了『四個』呢？又為甚麼我們如果繼續用《廣韻》正粵讀，粵音有四個聲調便會作廢呢？

當然，如果『五聲』指的是『分置五卷的聲』，那便毫無問題。像元代《古今韻會舉要·凡例》說：『舊韻上平，下平，上，去，入五聲凡二百六韻，今依『平水韻』併通用之韻為一百七韻。』其中『五聲』指的是《廣韻》分置五卷的聲，計為上平聲二十八韻、下平聲二十九韻、上聲五十五韻、去聲六十韻、入聲三十四韻。但如果誤會上平和下平兩聲是兩個調類，然後硬要把這子虛烏有的『五個調類』和現今粵音的九個調類作比較，那就顯得相當無知了。

該專欄作家之所以誤《廣韻》的上平和下平為兩個調類，是因為他沒法分辨上平和下平每個韻部裏每個小韻現在的

陰陽聲調；他之所以沒法分辨小韻的陰陽聲調，是因為他不明白反切的原理。但反切卻是學中文的基本功。清代江永《音學辨微·辨翻切》說：

讀書而不知切字，謫讀必多；為師而不知切字，
授讀必誤；著書而不知切字，流傳必謬。

正道出反切的作用。如果不明白反切的原理，便沒有分辨讀音對錯的能力，所發表的相關理論自然充滿謬誤了。

我說該專欄作家不明白反切的原理，只須舉兩個例。

第一，該作家說：『「相」、「尚」、「向」等字，莫非都要依韻書「正音」為「息良切」、「時亮切」、「許亮切」？若如是，不如明令公布禁止講粵語。這些字，照粵音讀法，「相」字如果拼為「息良」，那就是「常」音，除非提高聲調，否則讀不出「相」（「雙」音）；「尚」字讀「時亮切」，依粵音來切，則是宰相的「相」音；「向」字亦然，那就幾乎是要用國語來取代廣府音了。』（該書頁101）這段文字顯示了該作家不懂得反切『上字辨陰陽，下字辨平仄』的原理（現在的『上字辨陰陽』由中古的『上字定清濁』演變而成）。因為他沒法理解『相』字的《廣韻》切語為何是『息良切』，『尚』字的《廣韻》切語為何是『時亮切』，以及

『向』字的《廣韻》切語為何是『許亮切』，所以他便以為反切是為普通話而設的。這個不正確的觀點在書中隨處可見，茲舉兩例：『它[電視台]是將粵音一律依韻書的音，依國語來讀，根本漠視廣府話的中州音韻傳統。』（該書頁88）『查《廣韻》來「正」廣府話的音，實際上等於將廣府話來「國語化」，亦即是廢棄廣府話……倘如將他認為是「正音」的字，用國語來讀，你就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。』（該書頁105）可見該作家對《廣韻》的誤解很深。其實上述三個切語都很容易理解。『息』是陰入聲，『良』是陽平聲，『息』、『良』相合便成陰平聲；所以『相思』的『相』字讀陰平聲，並非如該作家所說的『息良切』讀作陽平聲的『常』。又『時』是陽平聲，『亮』是陽去聲，『時』、『亮』相合便成陽去聲；所以『尚』字讀陽去聲，而不是讀作陰去聲的『宰相』的『相』。『許』是陰上聲，『亮』是陽去聲，『許』、『亮』相合便成陰去聲；所以『向』字讀陰去聲。『許』是『曉』母字，所以『許亮切』的粵讀不可能是『宰相』的『相』。連這三個淺易的切語都應付不了，如何是好呢？

第二，該作家認為若『綜』字要依『子宋切』讀作『眾』而不能讀作『宗』，若『銘』字要依『莫經切』讀作『明』而不能讀作『茗』，那麼『「雍正」便要依《廣韻》讀

去聲二宋韻，讀為「用正」，不能將「雍」字讀陰平聲，可耶？祇須抽秤這一個音，便知「綜」、「銘」之「正音」為「眾」、「明」，實在是盲目欺世。」（該書頁123）這段文字再次證明該作家不懂反切原理。『子』是陰上聲，『宋』是陰去聲，『子』、『宋』相合使成陰去聲，不是陰平聲。『莫』是陽入聲，『經』是陰平聲，『莫』、『經』相合使成陽平聲，不是陽上聲。『雍』字在《廣韻》中有兩讀。第一讀是『於容切』，解作『和也』。『於』是陰平聲，『容』是陽平聲，『於』、『容』相合使成陰平聲。『雍正』的『雍』讀陰平聲，解作『和』，正是依據『於容切』的讀法和解法。『雍』的第二讀是『於用切』，解作『九州名……又姓』。『於』是陰平聲，『用』是陽去聲，『於』、『用』相合使成陰去聲，與『和』義無涉。這個『雍』字既然要讀陰去聲，該作家卻竟然用陽去聲的『用』字去表音，於是又露出破綻了。還有，陰去聲的『雍』字並不在《廣韻》的『二宋』韻，而是在『三用』韻。試想想，『於用切』的切語下字既然是『用』，這個切語又怎會不屬於『三用』而屬於『二宋』呢？其後『平水韻』把通用韻部合併，於是『用』韻歸入『宋』韻，『用』韻便從此消失，成為『平水韻』去聲『二宋』韻的一部分。但那是《廣韻》以後的事了。

該作家之所以不會反切，可能因為他還未完全懂得分辨平上去入。我再舉兩個例。

第一，該作家說：『例如「趯」（近dat音〔ˊdɛk〕）字（走趯、趯路），這個字音凡廣府人都一定識讀，而且一定讀為去聲。』（該書頁39）既然他認為『趯』字是〔-t〕或〔-k〕收音（雖然我不明白為甚麼〔ˊdɛk〕會讀如dat，除非那人發音非常不正確），那『趯』就是入聲字（凡是〔-t〕、〔-p〕、〔-k〕收音的字都是入聲字），怎會『一定讀去聲』呢？如果一定讀去聲，『趯』就不會以〔-t〕或〔-k〕收音了。

第二，該作家說：『「誤」、「忤」，廣府話讀為「悟」與「午」（後者如「忤逆」）；一個是陽去聲，一個是陰去聲，若依《廣韻》，一律讀為「五故切」，那麼，「忤逆」就要讀為「誤逆」。』（該書頁127）他說得對，『忤』和『誤』是同音字，都讀陽去聲，如果不查字典怎會知道？所以多查字典，可以減少錯讀。該作家說『悟』是陽去聲，一點不錯；但他說『午』是陰去聲，那就錯了。『午』是陽上聲，懂得調聲的一定不會弄錯。不辨陰陽，反切必錯無疑。

該作家不辨陰陽，不辨上去入，即是調聲功力不夠，難怪他以為《廣韻》上平和下平是兩個不同的調類，顯然，他